藏書/卷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九國兵爭

東周西周

周烈王立十年，崩。弟顯王立。顯王立四十八年，崩。子愼靚王立。愼靚王立六年，子赧王立。

先是敬王四年，子朝奔楚。王雖反國，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，乃徙都成周，而王城之都廢。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，爲周桓公。自此以後，東有王，西有公，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。及桓公生威公，威公生惠公。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，是爲東周，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。班之兄仍襲父爵，居于王城，是爲西周武公，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。故自此以後，西有公，東亦有公。二公雖各有所食，而周尙爲一。

至顯王二年，趙、韓分周地爲二，二周公治之，王直寄焉而已。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。

九年，東周惠公卒，子傑嗣。愼靚王以上皆在東。赧王立，始遷于西周，即王城舊都也。後秦昭王使攻西周，西周君奔秦，頓首受罪，盡獻其邑三十六。秦受其獻，而遷西周君於　　狐。後七歲，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。東西周皆入秦，周遂不祀。

燕

燕，召公奭之後也，國於幽州。傳至文公，卒，子易王立。齊宣王因燕喪伐燕。易王卒，子燕噲立。子之相燕，南面行王事，而噲老不聽政，顧爲臣，國事皆決于子之。

三年，國大亂，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。齊湣王因而伐燕。燕君噲死，子之亡。燕人共立太子平，是爲昭王。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，卑身厚幣以招賢者，謂郭隗曰：「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。孤極知燕小力少，不足以報，然誠得賢士以共國，以雪先王之恥，

孤之願也。先生視可者，得身事之。」郭隗曰：「王必欲致士，先從隗始，況賢於隗者，豈遠千里哉？」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。樂毅自魏往，鄒衍自齊往，劇辛自趙往，士爭趨燕。燕王弔死問孤，與百姓同甘苦。

二十八年，燕國殷富，士卒樂軼輕戰。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，與秦、楚、三晉合謀伐齊。齊兵敗，湣王出亡。燕兵獨追北，入至臨淄，盡取齊寶。齊城之不下者，獨唯聊、莒、即墨，其餘皆屬于燕。

昭王三十三年，卒。子惠王立，疑毅，使騎劫代之。毅因亡走趙。齊乃悉復得其故城。

惠王七年，卒。武成王立。武成王卒，子孝王立。孝王卒，子今王喜立。

立四年，命相栗腹約歡趙，以五百金爲趙王酒。還報曰：「趙壯者皆死長平，其孤未壯，可伐也。」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。對曰：「趙四戰之國，其民習兵，不可。」燕王怒，卒起二軍，車二千乘，使栗腹將而攻鄗。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：「與人通關約交，以五百金飲人之王，使者報而反攻之，不祥，兵無成功。」燕王不聽，自將偏軍隨之。將渠引燕王綬止之，曰：「王無以自往，往無成功。」王蹙之以足。將渠泣曰：「臣非以自爲，爲王也。」燕軍至宋子，趙使廉頗將，擊破栗腹於鄗。樂間奔趙。廉頗遂至燕，圍其國。燕相將渠處和，趙乃解。

九年，秦王政即位。燕太子丹質秦，亡歸，陰使荊軻襲刺秦王，不中。秦王怒，使將軍王翦擊燕。

二十九年，秦拔薊，燕王亡，徙居遼東，斬丹以獻秦。

三十三年，秦拔遼東，虜燕王喜，卒滅燕。

田齊

田齊，舜之後，封於陳。齊桓公時，陳敬仲奔齊，其子孫世爲大夫，執齊權。至陳恆弒齊簡公，恆之孫和遂篡齊。齊威王初即位，不治，委政卿大夫。九年之間，諸侯並伐。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，語之曰：「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毀言日至。然吾使人視即墨，田野闢，人民給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寧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。」封之萬家。召阿大夫，

語曰：「自子之守阿也，譽言日聞。然吾使人視阿，田野不辟，人民貧苦。昔日趙攻甄，子弗救；衛取薛陵，子弗知。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。」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。遂起兵西擊趙、魏，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，惠王請獻觀以和，趙人歸我長城。於是齊國震懼，人人不敢飾非，務盡其情，齊國大治。諸侯聞之，莫敢致兵於齊。

二十四年，與魏王會田于郊。魏王問曰：「王亦有寶乎？」威王曰：「無有。」魏王曰：「寡人國小，尚有徑寸之珠，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？」威王曰：「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則楚人不敢爲寇，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唐，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。吾吏有黔夫者，使守徐州，則燕人祭北門，趙人祭西門，徙而從者七十餘家。吾臣有種首者，使備盜賊，則道不拾遺。將以此照千里，豈特十二乘哉？」魏惠王慚，不懌而去。

二十六年，魏惠王圍邯鄲，趙求救於齊。齊因起兵擊魏，大敗之桂陵。於是齊最強於諸侯，自稱爲王，以令天下。

三十六年，威王卒，子宣王辟疆立。

宣王元年，秦用商鞅，周致霸於秦。

二年，魏伐趙，趙與韓親，韓氏請救於齊。齊因起兵，使田忌、田嬰將，孫子爲師，救韓以擊魏，大敗之馬陵，殺其將龐涓，虜魏太子申。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，盟而去。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，自騶衍、淳于髡、田駢、愼到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賜列第，爲上大夫，不治而議論。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，且數百千人。齊欲伐魏，淳于髡謂齊宣王曰：「韓子盧者，天下之疾犬也。東郭逡者，海內之狡兔也。韓子盧逐東郭逡，環山者三，騰山者五，兔極于前，犬廢于後，犬兔俱罷，各死其處。田父見之，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。今齊魏久相持，以頓其兵，弊其衆，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，有田父之功。」齊王懼，謝將休士。

十九年，宣王卒，子湣王地立。

湣王三十六年，爲東帝，秦昭王爲西帝。蘇代自燕來，入齊見於章華東門。於是齊去帝復爲王，秦亦去帝位。

三十八年，伐宋，宋王出亡。齊南割楚之淮北，西侵三晉，欲以併周室，爲天子。泗上諸侯鄒、魯之君皆稱臣，諸侯恐懼。

四十年，燕、秦、楚、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，燕將樂毅遂入臨淄。湣王走莒。楚使淖齒將兵救齊，因相齊湣王，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。湣王之遇殺，其子法章變姓名，爲莒太史敫家傭。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，憐而常竊衣食之。淖齒既去莒，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，欲立之。法章懼其誅己也，久之乃敢自言。於是莒人共立法章，是爲襄王，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，曰：「王已立在莒矣。」襄王既立，立太史氏女爲后，是爲君王后，生子建。太史敫曰：「女不取媒，因自嫁，非吾種也，汙吾世。」終身不覩君王后。君王后賢，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。襄王在莒五年，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，襄王入臨淄，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。襄王卒，子建立。

十六年，君王后卒。

四十四年，秦兵擊齊。齊王聽相后勝計，不戰，以兵降秦。始君王后賢，事秦謹，與諸侯信，齊亦東邊海上。秦日夜攻三晉、燕、楚，五國各自救，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。君王后死，后勝相齊，多受秦間金，勸王去從，朝秦，不修攻戰之備，不助五國攻秦。秦以故得滅五國。五國以亡，齊王建欲入朝於秦。雍門司馬前曰：「所爲立王者，爲社稷耶？爲王耶？」王曰：「爲社稷。」司馬曰：「爲社稷立王，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？」齊王還車而反。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，則以王爲可爲謀，即入見齊王，曰：「齊地方數千里，帶甲數十萬。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，而在阿、鄄之間者百數，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，使收三晉之故地，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。鄢、郢大夫不欲爲秦，而在城南下者百數，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，使收楚故地，即武關可以入矣。如此則齊威可立，秦國可亡矣。舍南面之稱制，乃西面而事秦，爲大王不取也。」齊王不聽。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，約與五百里之地。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，遂入秦。秦兵卒入臨淄，民莫敢格者。王建遂降，遷於共，處之松柏之間，餓而死。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，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，歌曰：「松耶柏耶？住建共者客耶？」疾建用客之不詳也。

李卓吾曰：齊之亡甚無謂，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。然如建者，不餓死中甚用也？餓死一無用痴漢，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，猶且爲之，況全齊百萬生靈乎？干戈不啓且四十年，戰國之民，齊何獨幸與！夫天之立君，本以爲民爾。由此觀之，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。

魏

魏之先，畢公高之後。畢公佐武王有功，封於畢。其苗裔曰畢萬，事晉獻公。獻公滅魏，以封畢萬，子孫遂以國爲氏。傳至魏斯，與韓、趙共滅晉而分其地。

魏安釐王四年，秦破魏及韓、趙，殺十五萬人，走魏將芒卯。魏將段干子請于秦，割南陽以和。蘇代謂魏王曰：「欲璽者，段干子也；欲地者，秦也。今王使欲地者制璽，欲璽者制地，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。且夫以地事秦，譬猶抱薪救火，薪不盡，火不滅。」王曰：「是則然也。雖然，事始已行，不可更矣。」對曰：「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？便則食，不便則止。今王曰『事始已行，不可更』，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？」

三十一年，秦王政初立。

三十四年，安釐王卒，景湣王立。

十五年，景湣王卒，子王假立。

王假三年，秦灌大梁，虜王假，遂滅魏，以爲郡縣。

趙

先是，趙夙爲晉大夫，其子衰有功於晉，故子孫世爲大夫。傳至趙鞅，鞅傳子無卹。初，智宣子將以瑤爲後，智果曰：「不如宵也。瑤之賢於人者五，其不逮者一也。美鬚長大則賢，射御足力則賢，伎藝畢給則賢，巧文辯慧則賢，彊毅果敢則賢，如是而甚不仁。夫以其五賢陵人，而以不仁行之，其誰能待之？若果立瑤也，智宗必滅。」弗聽。趙簡子之子，長曰伯魯，幼曰無恤。將置後，不知所立，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，以授二子，曰：「謹識之。」三年而問之。伯魯不能舉其辭，求其簡，已失之矣。問無恤，誦其辭甚習，求其簡，出諸袖中而奏之。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，立以爲後。簡子使尹鐸爲晉陽，請曰：「以爲繭絲乎？抑爲保障乎？」簡子曰：「保障哉。」尹鐸損其户數。簡子謂無恤曰：「晉國有難，而無以尹鐸爲少，無以晉陽爲遠，必以爲歸。」及智宣子卒，智襄子爲政，與韓康子、魏桓子宴於藍臺。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。智國諫曰：「主不備難，難必至矣。」智伯曰：「難將由我，我不爲難，誰敢興之？」對曰：「不然。夏書有之

曰：『一人三失，怨豈在明？不見是圖。』夫君子能勤小物，故無大患。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，又不備，曰『不敢興難』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弗聽。智伯請地於韓康子，康子欲弗與。段規曰：「智伯好利而愎，不與，將伐我。不如與之。彼狃於得地，必請於他人，他人不與，必嚮之以兵。然則我得免於患，而待事之變矣。」康子曰：「善。」乃與之。智伯悅。又求地於魏桓子，桓子欲弗與。任章問焉，桓子曰：「無故。」任章曰：「無故索地，諸大夫必懼。吾與之地，智伯必驕。彼驕而輕敵，此懼而相親。以相親之兵，待輕敵之人，智氏之命必不長矣。不如與之，以驕智伯，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。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？」桓子曰：「善。」亦與之。智伯又求蔡、皋狼之地於趙襄子，襄子弗與。智伯怒，帥韓、魏之甲以攻之。襄子將出，曰：「吾何走乎？」從者曰：「長子近，且城厚完。」襄子曰：「民罷力以完之，又斃死以守之，其誰與我？」從者曰：「邯鄲之倉庫實。」襄子曰：「浚民之膏澤以實之，又因而殺之，其誰與我？其晉陽乎，先王之所屬也，尹鐸之所寬也，民必和矣。」乃走晉陽。三家圍而灌之，城不浸者三版，沈竈產黿，民無叛意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御，韓康子驂乘。智伯曰：「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。」桓子肘康子，康子履桓子之跗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，洚水可以灌平陽也。絺疵謂智伯曰：「韓、魏必反矣。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以人事知之。夫從韓、魏而攻趙，趙亡，難必及韓、魏矣。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，城降有日，而二子無喜志，有憂色，是非反而何？」明日，智伯以其言告二子。二子曰：「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，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。不然，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，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？」二子出，絺疵入曰：「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？」智伯曰：「子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，知臣得其情故也。」智伯不悛。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，曰：「臣聞脣亡則齒寒，趙亡則韓、魏爲之次矣。」二子乃與約，爲之期日而遣之。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，而決水灌智伯軍。智伯軍亂，韓、魏翼而擊之，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其衆，遂殺智伯，滅其族而分其地，唯輔果在。無恤傳子籍，是爲烈侯，與韓、魏共分晉地，都邯鄲。四傳至武靈王。

武靈王八年，五國相王，趙獨否，曰：「無其實，敢處其名乎？」令國人謂己曰「君」。

十六年，王游大陵，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：「美人熒熒兮，顏若苕之榮。命乎命乎，曾無我嬴。」異日，王飲酒樂，數言所夢，想見其狀。吳廣聞之，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，孟姚也。孟姚既寵，立爲惠后，生子何。

十九年，王北略中山之地，至房子，遂之代，北至無窮，西至河，登黃華之上。召樓緩謀曰：「我先王因世之變，以長南蕃之地。今中山在我腹心，北有燕，東有胡，西有林

胡、樓煩、秦、韓之邊，而無彊兵之救，是亡社稷，奈何？夫有高世之名，必有遺俗之累。吾欲胡服。」樓緩曰：「善。」遂胡服，招騎射。

二十六年，攻中山，攘地北至燕、代，西至雲中、九原。

二十七年，大朝於東宮，傳國，立王子何以爲王。王廟見禮畢，出臨朝，大夫悉爲臣，肥義爲國相，并傅王，是爲惠文王。惠文王之母有寵，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，而自號爲主父。主父欲令子主治國，而身胡服，將士大夫西北略胡，而欲從雲中、九原直南襲秦。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，秦昭王不知，已而怪其狀甚偉，非人臣之度，使人逐之，而主父馳已脫關矣。審問之，乃主父也，秦人大驚。

趙惠文王三年，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，又使田不禮相章。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，殺肥義。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，殺公子章及田不禮，而主父遂餓死。

三十三年，惠文王卒，太子丹立，是爲孝成王。

四年，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，曰：「韓不能守上黨，入之於秦。其吏民皆安爲趙，不欲爲秦，有城市邑十七，願再拜入之趙。」王大喜，召平陽君豹告之。對曰：「聖人甚禍無故之利。」王曰：「人懷吾德，何謂無故？」對曰：「夫秦蠶食韓氏地，中絕不令相通，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。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，欲嫁其禍於趙也。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，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，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？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？」王曰：「今發百萬之軍而攻，踰年歷歲，未得一城也。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，此大利也。」乃令趙勝受地，發兵取上黨，廉頗將軍軍長平。

七年，廉頗免而趙括代將，秦人殺趙括，坑降卒四十萬，圍邯鄲。趙使毅諒至秦，秦王曰：「趙豹、平原君數欺寡人，趙能殺此二人則可。」毅諒曰：「趙豹、平原君，親寡君之母弟也，猶大王之有葉陽、涇陽君也。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，衣服之便於體，膳陷之嗛於口，未嘗不分於葉陽、涇陽君。葉陽君、涇陽君之車馬衣服，無非大王之服御者。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，畏懼不敢不行，無乃傷葉陽君、涇陽君之心乎？」秦王曰：「諾。」長平敗後，平原君謂馮忌曰：「吾欲出兵攻燕，何如？」馮忌對曰：「不可。夫秦乘七勝之威，戰於長平之下，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。趙以亡敗之餘衆，收破軍之敝守，而秦兵罷於邯鄲，趙守而不可拔，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。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，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。今七敗之禍未復，而欲以罷趙攻彊燕，是使弱趙爲彊秦

之所以攻，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。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，故臣未見其可也。」

二十年，秦王政初立。

明年，孝成王卒，悼襄王立。

至幽繆王遷七年，秦人攻趙，趙殺其大將李牧，而王遷降，邯鄲入秦。

韓

韓之先與周同姓，其後苗裔事晉，封於韓原，曰韓武子，世爲晉大夫。至韓虔，與趙、魏共滅晉，分其地，始列爲諸侯。傳至宣王，謂繆留曰：「吾欲兩用公仲、公叔，其可乎？」對曰：「不可。晉用六卿而國分，簡公用田成、監止而簡公弒，魏兩用犀首、張儀而河西之外亡。今王兩用之，其多力者內樹黨，其寡力者藉外權。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，或外交以裂其地，則王之國危矣。」

十六年，秦敗我修魚，韓氏急。公仲謂韓王曰：「與國非可恃也。今秦之欲伐楚久矣，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，賂以一名都，具甲與之南伐楚，此以一易二之計也。」韓王曰：「善。」乃警公仲之行，將西購於秦。楚王聞之大恐，召陳軫告之。陳軫曰：「秦之欲伐楚久矣，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，秦、韓并兵而伐楚，此秦所禱祀而求也。今已得之矣，楚國必伐矣。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，起師言救韓，命戰車滿道路，發信臣，多其車，重其幣，使信王之救己也。縱韓不能聽我，韓必德王也，必不爲鴈行以來，是韓、秦不和也。兵雖至，楚不大病也。爲能聽我絕和於秦，秦必大怒，以厚怨韓。韓之南交楚，必輕秦，輕秦，其應秦必不敬，是因秦、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。」楚王曰：「善。」乃警四境之內，興師言救韓，命戰車滿道路，發信臣，多其車，重其幣，謂韓王言其情。韓王聞之大悅，乃止公仲之行。公仲曰：「不可。夫以實伐我者，秦也；以虛名救我者，楚也。王恃楚之虛名，而輕絕彊秦之敵，王必爲天下大笑。且楚、韓非兄弟之國也，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。已有伐形，因發兵言救韓，此必陳軫之謀也。」韓王不聽，遂絕於秦。秦因大怒，益甲伐韓，楚救不至。

二十一年，宣惠王卒，襄王立。襄王卒，太子咎立，是爲釐王。

二十三年，趙、魏攻華陽，韓告急於秦，秦不救。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，穰侯乃發

兵救韓，敗趙、魏於華陽之下。是歲，釐王卒，子桓惠王立。

十年，秦擊太行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。

二十九年，桓惠王卒，子王安立。

王安九年，秦虜王安，盡入其地，爲潁川郡，韓遂亡。

楚

楚羋姓，顓頊之後。周成王封熊繹於楚，後因周衰，遂僭稱王。春秋時，莊王致霸。

傳至懷王六年，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，又移兵而攻齊，齊王患之。陳軫適爲秦使齊，乃爲齊王往見昭陽，說之，昭陽遂引兵去。

十一年，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，楚懷王爲從長。

十六年，秦欲伐齊，而楚與齊從親，秦惠王患之，乃宣言張儀免相，使儀南見楚王，說楚絕齊，請與商於地六百里，卒爲秦所欺。楚絕齊，秦卒不與地。

三十年，秦昭王遺楚王書曰：「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，面相約結盟而後去。」楚王患之。昭睢曰：「王毋行，而發兵禦守。秦，虎狼，不可信。」懷王子子蘭勸王行，曰：「奈何絕秦之歡心？」於是往會。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，號爲秦王。楚王至，則閉武關，遂與西至咸陽，朝章臺，如藩臣，要以割巫、黔中之郡。楚王不許，秦因留之。楚大臣患之，乃相與謀立頃襄王，而告於秦曰：「國有王矣。」秦昭王怒，發兵攻楚，大敗楚軍，斬首五萬，取祈十五城而去。

二年，楚懷王亡逃歸，秦覺之，遮楚道。懷王恐，乃從間道走趙。趙不敢入楚王，楚王欲走魏，秦追至，遂與秦使復之秦。

頃襄王三年，懷王病卒於秦，秦歸其喪。楚人憐之，如悲親戚，諸侯由是不直秦。

二十七年，頃襄王卒，子考烈王立。

二十五年，考烈王卒，子幽王悍立。幽王卒，弟哀王立。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。

四年，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，殺將軍項燕。

五年，王翦遂破楚，虜楚王負芻，滅楚名爲郡。

秦

秦之先，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，誅西戎，西戎殺秦仲。秦仲子五人，長曰莊公。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，與兵七千人，使伐西戎，破之。於是復與秦仲後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，爲西陲大夫。莊公卒，子襄公代立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，殺幽王驪山下。而秦襄公將兵救周，戰甚力，有功。周避犬戎難，東徙洛邑，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爲諸侯，賜之岐以西之地。襄公于是始國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。數傳至穆公，又至獻公。

獻公元年，止從死。

二十一年，與晉戰於石門，斬首六萬，天子賀以黼黻。獻公卒，子孝公立。

孝公元年，河山以東彊國六，淮泗之間小國十餘，楚、魏與秦接界。時周室微，諸侯力政，爭相并。秦僻在雍州，不與中國之會盟，夷翟遇之。孝公於是布惠，振孤寡，招戰士，明功賞。下令國中曰：「昔我穆公，自岐、雍之間，脩德行武，東平晉亂，以河爲界，西霸戎翟，廣地千里。天子致伯，諸侯畢賀，爲後世開基。會往者厲、躁、簡公、出子之不寧，國家內憂，未遑外事。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，諸侯卑秦，醜莫大焉。獻公即位，鎮撫邊境，徙治櫟陽，且欲東伐，復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於心。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，吾且尊官，與之分土。」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，西斬戎之獂王。衛鞅聞是令下，西入秦，因景監求見孝公。

三年，衛鞅說孝公變法，修刑政，內務耕稼，外勸戰死之賞罰，誘三晉人耕稼於內，使秦人力戰於外。孝公善之，卒用鞅法。

二十四年，孝公卒，子惠文君立。是歲，誅衛鞅。

二十八年，惠王卒，子武王立。武王有力，好戲，力士任鄙、烏獲、孟說皆至大官。王與孟說舉鼎，絕臏死。武王無子，立異母弟，是爲昭襄王。

昭王五十一年，秦使將軍摎攻西周，西周君走來自歸，盡獻其邑三十六城。

五十六年，昭襄王卒，子孝文王立。孝文王除喪，即位三日卒，子莊襄王立。

四年，莊襄王卒，子政立，是爲秦始皇帝。